

中·国·近·代·人·物·文·集·丛·书

# 李秉衡集

中

戚其章  
辑校



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

# 李秉衡集

(中)

戚其章 辑校

中华书局

## 156. 奏藩司汤聘珍请赴前敌代奏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(1895年3月28日)

奏为据情代奏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据布政使汤聘珍稟称：本年正月初六日奉电开准总署电，正月初四日奉旨：本日据李秉衡奏称，东省海防陆路非添募三十营不可。现在东省陆防需兵甚急，着照所请，赶紧陆续招募。藩司汤聘珍晓畅营务，法越之役颇著战绩。现在募勇事宜，即令就近经理。俟募有成数，或即飭令汤聘珍统带。及届时如何分防，再由李秉衡奏明办理。钦此。希即钦遵举办。并钦遵统领等因。其时适古州镇丁槐奉旨援东，聘珍旧与同亲矢石，深知其谋勇兼优。乃商请添募数营，并札飭副将陈大胜添募三营，均经随时电禀。并钦遵照料在案。聘珍以一布衣位至藩司，当海疆多事之秋，正提剑酬恩之日。矧此番跪聆电旨，尤令悚惶感泣，不敢一刻自安。特彼时东路正紧，荣、文、宁、威不守，后路空虚，人心惶动，省城根本万分吃重。聘珍深筹积虑，不敢虚拥统领之号，而仍自深居省城，尤不敢搏奋赴前敌之名，而轻离根本重地。是以只能在省钦遵照料。今者，荣、文、宁、威次第收复，东路松，西北紧矣。方东路之紧也，虑寇直趋省城，以梗南北之气，则不敢一日离省城；及西北之紧也，又虑寇由武定北犯，以增畿辅之忧，则不敢一日忘前敌。再四思维，惟有

仰恳察核,或将藩司篆务另行委署,俾聘珍得以躬赴前敌,专意兵事,稍图报称,实为此生之幸。倘以后路军饷、军械转运等事,均关重要,必责聘珍综理,不令躬赴前敌,则聘珍亦当祇遵。惟此不敢惮险、不敢惮劳之下忱,应请据情奏明,以纾圣主采及封菲委任之至意等情。稟请代奏前来。

理合据情代奏。应否敕令汤聘珍躬赴前敌,抑或仍留后路综理饷械转运之处,恭候圣裁。谨缮折具奏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朱批:另有旨。钦此。

## 157. 奏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(1895年3月28日)

奏为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,恭折覆陈,仰祈圣鉴事:

窃臣于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,在莱州营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,二月初十日奉上谕:有人奏,闻刘公岛失后,倭人将丁汝昌等五枢,并兵民四千余人,送至烟台。铁甲、鱼雷各舰,均为倭掳。情节支离,未敢深信。请旨飭查等语。丁汝昌等死事情形,李秉衡相距较近,见闻必确,即着详细查明,据实具奏。原片着钞给阅看。将此由四百里谕令知之。钦此。仰见朝廷鉴死事之忧,复寓核实之意,钦服莫名。

查威海失后,镇远等铁甲及鱼雷各艇均为倭掳。正月二十四日,倭遣先经掳去之康济船并一民船运送丁汝昌、戴宗骞、刘步蟾、张文宣、杨用霖等五枢,此外尚有沈寿昌、黄祖莲二枢,至烟台迤东之巍岱山。并先后遣放兵勇四千余人至烟。据东海关道刘含芳及北洋营务处候选道牛昶炳、马复恒禀称:正月初五日,威海南台失后,倭以龙庙嘴之炮击我舰艇,广丙大副守备黄祖莲中炮阵亡。初七日,北岸全台俱失,戴宗骞吞金死。自初八日以后,将我南岸三台之炮修好,复于北三山顶添设快炮,与口外倭舰水陆夹攻岛、舰,迭被击沉。十六日,总兵刘步蟾将已沉之定远船用鱼雷轰散,

于是夜仰药死。十七日，倭雷艇又从两口分进，并南岸台炮三面环攻。丁汝昌欲率各舰冲出，奈口外倭舰、雷艇布满，兼以各舰行钝，无法冲出；而居民及水陆兵勇万人又哀求活命，丁汝昌乃与马格禄面商，告倭水师提督伊东云：本意至船尽人没而后止，因不忍贻害军民万人之性命，属倭军人岛后，中外官兵民人等不得伤害，均应放回乡里等语。派广丙管驾程璧光送往倭提船。璧光开船之时，丁汝昌与张文宣先后仰药，至晚而死等情。

据此，臣查道员戴宗骞素敦气节，当倭势披猖，该员见绥、巩等军将弁人各一心，即虑无以制敌，慨然有以死勤事之志。正月初七日，南台失后，戴宗骞率两营守北台，迨兵溃力竭即以身殉。忠义之忱，皎然共见。业经北洋大臣李鸿章具奏，仰荷天恩赐恤，可慰忠魂。总兵刘步蟾为定远管驾，十二日定远被倭击沉，刘步蟾恐为敌所捞获，十六用水雷将船身轰散，即于是夜仰药死。船亡与亡，志节凛然，无愧舍生取义。总兵张文宣为护军统领，正月初七日臣在烟台接文宣来电，谓刘公岛孤悬海中，文宣誓同队勇先用力，后用命等语。是其致死之心，蓄之有素，卒能舍命不渝，亦属忠烈可嘉。护总兵杨用霖为镇远副管驾，该道等原禀未述其死事时日。闻大东沟之战，镇远管驾林泰曾潜匿不出，杨用霖力任战事，腿足弹伤，犹坚立不退。其见危授命，当亦可信。此外，如济远大副沈寿昌，系在牙山阵亡，已经奏请恩恤。守备黄祖莲，于初五日在岛澳中炮，更为人所共知。惟丁汝昌以旅顺失事，奉旨革职，拿交刑部，其历次罪案已在圣明洞鉴之中。战败死绥，仅足相抵。倘日后有以请恤之说进者，朝廷必力斥其非，无俟臣下颺颺过虑。至降倭之说，臣愚以为事即不虚，而敌方构兵，既难责以归还，即无从加之以罪。若果死事属实，只可宽其既往之愆，此外固亦无庸深论，是

157. 奏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情形折

否有当,伏候圣明采择。

所有遵旨详查丁汝昌等死事缘由,理合恭折具奏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朱批:另有旨。钦此。

## 158. 奏复漕督松椿署漕督邓华熙被参各款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(1895年3月28日)

奏为遵旨确切查明,据实覆陈,仰祈圣鉴事:

窃臣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烟台营次,承准军机大臣字寄,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谕:有人奏,漕运总督松椿,毫无振作,专好逢迎,甚至公事画行,付之眷属,地方利弊,悉听门丁。署漕督邓华熙,素称巧宦,署任之际,囊橐是营,不能整顿。请飭查办等语。着李秉衡按照所参各节,确要查明,据实具奏,毋稍徇隐。原片着钞给阅看。将此谕令知之。钦此。遵即遴委候补道吉灿升驰往清江,照原参各节逐一确查去后。

兹据该道查明禀复前来。如原奏所称松椿毫无振作、营伍听其缺额各节。查松椿自莅任以来,漕河诸务均系循照旧章办理。并飭令各防营缉捕大匪,酌增考功过、定尝罚章程,未闻有听其缺额情事。惟查有营官欧阳成松,平日颇有声气,先经松椿委令管带淮海水师左、右二营。上年秋间,邓华熙到任,复委添募炮勇一百名,闲散武员半多怨望,遂僉谓该营官移步换形,有以水勇抵充炮勇之谣。但系传言,未为实据。又原奏内称属员专好逢迎一节。上交不谄,本非尽人所能。惟逢迎者何人?所逢迎者何事?原参既未指实,事无左验,不敢臆断。又原奏谓其公事尽行付之妻女一



节。底稿自存档案,此事非外间所能知闻。松椿素勤于判牍,所核各稿时有亲笔删改之处,画行之件似不至假手他人。恐系传闻失实。原参又谓其地方利弊悉听门丁一节。访查漕署门丁,有张兰轩、郭来宾二人,司阍有年,地方熟悉,商民时有往来。查该门丁等尚无作弊实迹。惟既为人指摘,其素非谨慎可知。至原奏内称署漕督邓华熙素称巧宦,署任之际囊橐是营,不能整顿一节。查邓华熙在署任三月有余,正值海防吃紧,募兵筹饷,公事烦难之际,为期未久,即交卸回江苏蕃司本任,尚未闻有营私废公情事。以上松椿、邓华熙被参各节,或传闻失实,或查无确据,应均请免其置议。惟营官欧阳成松,迭奉营差,未孚众论;门丁张兰轩、郭来宾,久在漕署,致启众疑,均非事出无因。可否敕下漕运总督松椿,欧阳成松撤去管带,不准在漕标当差。并将门丁张兰轩、郭来宾即行驱逐,以重军实而息浮言之处,伏候圣裁。

所有遵旨查明据实复奏缘由,谨缮折具陈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奉朱批:另有旨。钦此。

## 159. 奏劾漕运总督松椿等片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(1895年3月28日)

再,密陈者:漕运总督驻清江浦,该处为运道所经,南北咽喉,最关紧要。近日奉、直各军所购外洋枪械,悉萃于此,商贾辐辏,为东南一大都会,未必不为倭人所垂涎。臣前电奏倭船驶至安东卫,探询海州、青口路程,难保无窥伺清江之意。该处须有大兵驻扎,尤赖有知兵大员,控驭得宜,方为缓急可恃。漕运总督松椿,人尚平正,办事亦颇谨慎,惟以目下清江事势而论,似难必其胜任。大局所系,敬谨直陈。应否酌予更调,以期人地相宜之处,出自圣裁。至江苏布政使邓华熙,云南知府洵升今职,其人素系巧滑一路,臣亦早有所闻。窃以今日之藩司,即异日之督抚。为大吏者,必须廉正忠诚,整躬率属,方足以维持全局。若以巧滑者久居高位,使之平章庶政,进退百僚,恐浮伪日滋,于吏大有关系。臣与邓华熙素未谋面,此次署理漕运总督亦查无实在劣迹,惟原参谓其素称巧宦,不为无因。臣受恩深重,既有所知,不敢缄默不言。谨附片密陈。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留中。

## 160. 奏挑浚北运河估需经费数目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(1895年4月11日)

奏为遵旨挑浚北运河,以利漕行,估需经费数目,恭折仰祈圣鉴事:

窃照本年办理河运,江北起运漕米一十二万七千八百余石,江苏起运漕米一十万石,业经两江督臣奏奉谕旨,飭将漕船经行河道认真挑浚,务期一律深通,以利漕行等因。钦此。

除南路运河向归河臣经理外,所有陶城埠迤北河道,经臣檄委东昌府知府洪用舟勘估去后,兹据该府禀称:陶城埠运口紧枕黄流,历年借黄济运,河身淤垫日高。自口门以至草桥,为黄水入运河咽喉,积淤尤厚、而口门之外,又淤起沙滩一片。每当乘汛开坝,往往船入未半,水落挂淤,非候盛涨不能继进。若不早为变计,必致贻误堪虞。查勘口门迤东里许,尚有临黄旧口门,废弃多年,现拟一并修复,以备西口停淤,则开东挑西,东口停淤,则开西挑东。口门东西并立,均须建坝厢埽,庶可更番进船,不为淤阻。设遇水大流急,即于两口中酌量启坝,免致掣流为患。惟口门斜接正河之支河一道,久已淤塞,应与口门外之淤滩同时挑浚通畅。并于两岸及东西支河相距处,分筑堤埝,以束水势。埽坝经历三汛,料物朽腐,亦应修整。自陶城埠起,至临清州卫河止,绵长二百余里,地势

南高北低，运堤节节残缺，极应分别挑筑，工程实为浩大。但当此筹办海防，库款支绌，不得不力求撙节。统计挑修各工，共需大方工料银四万九千八百一十五两五钱六分二厘，减平在内。造具估册呈请核办前来。

臣查该府所拟办法，并估计经费银数，均尚核实。应照历办成案，飭由藩司筹款给领，责成该府督率印委各员赶紧兴工，认真办理，勒限于漕船未到以前一律完竣，不准草率偷减。仍俟工竣，将用款造册报销。除咨部查照外，所有估挑北运河缘由，理合恭折具奏。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奉朱批：该部知道。钦此。

## 161. 奏王连三新募各营请拨饷项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(1895年4月11日)

奏为东省饷项支绌，曹州镇总兵王连三新招各营，拟请敕部筹拨饷银，恭折仰祈圣鉴事：

窃臣准钦差大臣刘坤一咨：曹州镇总兵王连三带兵驻扎榆关九门口，兵力单薄，奏命另招三营，并将原带之八百人添招二百名，凑足两营，共合五营。所需薪粮等项，仍归山东支发等因。奉旨允准。钦遵咨会到臣。

伏查该总兵原带练军步队八百人、马队二哨，现又添募勇丁，共成五营，驻扎冲要之地。所需粮饷，东省力苟能筹，自应兼顾，何敢稍分畛域？惟山东海防紧要，滨海口岸周匝千有余里，前以防营不敷分布，奏奉谕旨添招三十营，近已次第成军。新旧合计，将及八十营之多。自本年二月以后，饷银每月约需二十余万两。供亿浩繁，日不暇给，而库款奇绌，几同无米为炊。万不得已，奏请截留京协各饷，以济眉急。王连三新添各营，所需薪粮等项，东省实无款可以再筹。据善后局司道具详请奏前来。合无仰恳天恩，俯念东省竭蹶情形，敕部另行筹拨王连三新添各营之饷，以免贻误军食。出自鸿慈，谨缮折具奏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奉朱批：户部议奏。钦此。

## 162. 奏请将殉节道员戴宗骞事迹宣付史馆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(1895年4月11日)

奏为殉节道员功迹卓著,吁恳天恩,宣付史馆立传,恭折仰祈圣鉴事:

窃已故统领绥巩军三品衔记名遇缺简放道戴宗骞,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在威海力竭自尽,经大学士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奉恩旨,从优议恤。圣慈高厚,感戴同深。惟念该故道见危授命,志洁行芳,其平生事迹尚有亟待表彰者。谨再为我皇上陈之:

伏查该故道,安徽寿州人。同治初年,值捻匪苗沛霖之乱,全境被陷,该故道由廩生办理团练,屡挫贼锋。六年,诣李鸿章行营,条陈平捻十余策。李鸿章器之,招致戎幕,襄赞军事。捻匪肃清,随赴湖北,转援陕西,调驻直隶,派充盛军总理营务处,兼理屯田赈抚事宜。光绪元年,盛军兴办京东水利,该故道办理新城一带疏河、营田诸务,驰驱河干,履勘水道,酌宣泄之宜,居民藉免昏垫。营田钜细章程,皆其手定。至今稻田弥望,岁收粮数十万石,军民咸食其利。六年,经会办吉林边务今湖南巡抚臣吴大澂调赴吉林,统领绥字马步全军,进驻三姓。吉林马贼肆扰,深为民害。该故道督队入山搜剿积年巨匪,竭数月之力,追逐八百余里,生擒贼目十余名,阵斩百余名,松花江岸肃清。八年,创筑江岸炮台,开通宁古

塔山道三百余里。九年，调回天津新城。十年，移防昌乐、抚宁等县洋河、蒲河各海口，督筑长墙炮垒，安设水雷电线，疏浚河道，修治桥梁，内练士卒，外辑商民，劳勩最著，洵保直隶州知州以知府升用。吴大澂称其忠信闳通，体用兼备。李鸿章称其志趣正大，谋虑精详，有古儒将之风。荐剡所陈，皆仰邀圣鉴。十三年，李鸿章檄调所部绥字四营，并饬兼统巩字四营移防威海。数年中，修筑海墙，开通山道，创建南、北各炮台，续建水雷营、火药库，经营缔造倍极勤劬。十九年，李鸿章复以该故道志趣廉正，经济宏通，文武兼资，深堪倚任，保奏引见。奉特旨以道员记名简放。二十年九月，臣至威海，与论守御事宜。以后函电往还，语皆忠义奋发。时奉省军务失利，每闻诸将逃溃，辄击案涕泣，谓其负国厚恩。臣固知其志节皎然，不至丧其所守。十二月，倭寇陷荣成。威海后路沿海数百里，备多力分，战辄失利。该故道屡次来电，誓与所守台共存亡。本年正月初五日，倭悉锐攻威海，由山坡越岭而进，南台失陷。该故道以孤军腹背受敌，犹奋身力战，坚持三日。迨至势穷力竭，卒以身殉。厥后刘公岛之失，刘步蟾、张文宣诸员相继殉节，皆该故道之忠义有以倡之也。自海上用兵以来，迭失名城要隘，文臣之死事者只该故道一人。其生平志行卓犖，政绩昭垂，在人耳目。临难复从容引决，舍命不渝。揆诸古人之取义成仁，殆无愧色。合无仰恳天恩，俯准将该故道戴宗騫事迹宣付史馆立传，以彰忠节。至可否予谥建祠之处，出自逾格恩施，非臣下所敢擅请。谨缮折具奏。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## 163. 奏请将傅凤翔等附祀优恤片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七日(1895年4月11日)

再,据署昌邑县知县汪望庚详称:据沿海侦探委员河南候补知府傅凤翔遣抱呈称,凤翔胞弟、一品荫生四品衔花翎候选直隶州知州傅凤翔,于光绪十七年投效奉天将军裕禄军营,派充营务处,兼办火药局事务。二十年八月,经已故总兵左宝贵调赴前敌,管带马队。八月十三、四等日,随同左宝贵在平壤与倭接仗,手刃数人。迨左宝贵阵亡,傅凤翔抢护遗骸,出平壤西门里许,又遇倭人搏战,以众寡不敌,身受重伤,力竭殒命,尸骸无存。同时阵亡尚有傅凤翔之侄武生傅朋寿、把总用补用外委傅介福二人。恳一并奏请优恤,并附祀前湖北提督傅振邦专祠等情前来。臣查傅凤翔,系原任湖北提督予谥刚勇傅振邦之子,世笃忠贞,捐躯报国,死事极为惨烈。其侄傅朋寿、傅介福同时殒命,亦属义烈可矜。合无仰恳天恩,俯准将四品衔候选直隶州知州傅凤翔,及武生傅朋寿、把总用补外委傅介福,均敕部从优议恤,并附祀傅振邦专祠。出自鸿慈逾格,谨附片具奏。伏乞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

## 164. 奏报济阳高家纸坊漫口堵筑合拢折

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(1895年4月13日)

奏为济阳县高家纸坊漫口，堵筑合拢，恭折具陈，仰祈圣鉴事：

窃济阳县高家纸坊凌泛漫溢成口，经臣于二月十八日专折具奏。维时下游总办候补道丁达意，统带防营驻扎武定，由防次回工，督同提调候补知府仓尔颖，先饬弁勇盘筑裹头，一面派员购办料物，并调拨附近河防营分投赶办，连日进占。二月十六至十八日，大雪三昼夜，该员弁等督率勇夫并力工作，于十八日业经堵合。臣在莱州营次，据报二十五日电奏在案。是时天气奇冷，河冰解而复结，又雪深数尺，无处可取干土。该员弁等因急求竣工，于风雪中漏夜抢筑，土料具带冰凌，冀于断流后加筑后创，以资抵御。至二十、二十一两日，南风大作，天气骤暖，门占内冰凌融化，东坝突见蛰陷，勇夫赶紧压土。又值河水陡长二尺许，冰块满河，将东坝撞塌十余丈，水仍由旧门口冲入，西坝亦被淘蛰刷深一丈余及两丈不等。臣接据该总办续报，焦灼万分。即飞饬河防局添拨款项，檄行总办丁达意遴派妥员，加购秸料、桩绳，严督在工员弁克日抢办，限桃汛前堵筑合拢。丁达意办事向能认真，饬令先管西坝之参将杜荣福，兼管东、西两坝，以一事权。其掌坝、监工及买土、运料事宜，分派文武员弁各专责成。布置既定，东、西两坝同时进占。丁